

试论唐代母亲在家庭教育中所起的作用

郭海文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作者简介] 郭海文(1966-), 女, 陕西西安人,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 主要从事唐代女性文化研究。

[摘要] 唐代母亲在教育方面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学业及思想品德。因为唐代女性的学养不同于前代的封闭与死板, 也异于后代的保守与僵化。所以她们扮演的母亲角色在家庭教育方面也不同于以往及后世。她们是一群聪明、能干、坚强的女性, 是有智慧的、有头脑的严且爱的母亲。

[关键词] 唐代; 母亲; 家庭教育; 作用

[中图分类号] G5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7)05-0779-05

母亲曾在中国家庭教育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姑且不说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 就是“进入父系氏族公社之后, 周民族、商民族的男性始祖弃和契都是跟随母亲习得稼穡之术和人事之治”。直至跨入文明门槛的夏启也还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母亲女娇的“强于教诲”^[1] (第49页)。随着女性遭受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2] (第54页), 女子尤其是母亲在家庭教育中所起的作用, 也逐渐被历史所遗忘及忽略。然而即使这样, 我们仍能透过历史的迷雾, 看到历代母亲们坚强的身影, 感知她们的聪明才智, 体会她们的坚贞气节。

从史籍记载来看, 汉代的家庭教育的主角是男性士人, 而魏晋南北朝时期, 妇女在家庭教育中担任了重要角色^[3] (第98页)。唐代的女子因为生活在比较开明的时代, 她们也像前时期的妇女一样“专以妇持门户, 争讼曲直, 造请逢迎, 车乘填街衢, 绮罗盈府寺, 代子求官, 为夫诉屈”^[4] (第29页)。教育子女, 支撑门户, 唐代妇女表现得特别突出。由于唐代不少女子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 不但慈祥可亲, 而且申明义理, 所以能视教育子女为己任, 爱教相融, 严慈相济, 促成了这一时期母教的成功^[5] (第88页)。

笔者通过检索唐代史传、墓志、笔记小说、家训, 得知唐代的成功母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学业方面

与汉代《列女传》中的母仪相比, 唐代母亲对儿子的教育更强调对儿子们仕途的指点以及对他们的学业的亲自辅导^[6] (第18页)。

唐代是一个重视教育的时代。《通典》卷十五《选举》载礼部郎中沈既济的话说: “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 征文射策以取禄位, 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 兄教其弟, 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 小者任郡县, 资身奉家, 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科举考试使得没有出身门第背景的普通读书人, 可以怀抱“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的梦想, 平步青云、出人头地。然而女子是没有资格参加科举的。难

怪鱼玄机在诗歌中,发出这样的感慨:“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银沟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7](第 111 页)唐代士大夫家庭的妇女,从小就同其兄弟一样读书作文。除限于女性不能入仕外,其文化程度亦相当高。因此,知识妇女教授子女是具备条件的,同时,也是她们不可推卸的责任^[8](第 196 页)。

有学者研究表明:唐代女子所学的内容除了训蒙女童的书籍《女诫》《列女传》之外,还有《周易》、《春秋》、《左传》、《诗经》、《尚书》、《论语》、《楚辞》、《孟子》等后世称为“四书五经”的内容,此外还兼学天文算数等基础知识,并背诵史传、名人散文精品等。到了唐宋以后,喜欢文学作品或文学知识的女性要多于以经传为主要内容的女性。这些女性所学内容,按王国维的考证均已达到中高文化程度^[9](第 56 页)。当然还应有一些女教读物,比如《女论语》、《女孝经》等。这些虽未超出传统女教的范畴,但是跟汉代的《女诫》相比,总算有些进步。因为她不再一味强调柔顺,而提出了“居家相持,敬重如宾”的主张。如果再跟后来的“妇女只许粗识柴米油盐数百字,多识字无益而有损也”及“妇女无才便是德”相比,她要开明许多。正因为唐代的母亲们接受的是不同于前代,也不同于后代的比较开化的教育,所以她们扮演的母亲的角色,也是历史上非常有个性、有光彩的形象。

如《旧唐书·列女传》记载李德武妻裴氏,曰:裴常读佛经,又尝读《列女传》;又如《旧唐书·后妃传》记载:唐高祖窦皇后,“善书,学类高祖之书,人不能辨。工篇章,而好存规戒。”再如《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武德 002 记载:“[夫人] 讳,字耶书,京兆万年人。……夫人禀质端庄,天资婉顺。班家名教,德著宫闱。蔡氏门风,艺兼真草。”^[10](第 2 页)永徽 008 大唐故邳国夫人段氏墓志:“年甫十八,归于长孙氏。……虽班昭之知礼,蔡琰之工书,辛英之识机,谢韞之持论,校其优劣,曾何足云。”^[10](第 12 页)正因为唐代女子学养较高,再加上女子又无科举的权利,所以,她们就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丈夫和儿子身上。《温公家范》曰:“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古人有言曰:‘慈母败子。’爱而不教,使沦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亡。非他人败之也,母败之也。自古及今,若是者多矣,不可悉数。”^[11](第 197 页)唐代的母亲们深谙此理。

(一)著名文学家、诗人的母亲

唐宋时期的一些著名文学家、诗人的母亲,都分别从各自家庭实际出发,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孩子的教育。韩愈、元稹、白居易、欧阳修的成就,都是与她们的母亲精心培养和教育分不开的^[3](第 160 页)。如元稹,据正史记载,元稹早孤,母亲郑氏有贤德、通文义,对他抓紧早期启蒙教育,“亲授书传”。后元稹成为唐代著名诗人,他在政治上、文学上的成就,与母亲的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白居易的母亲陈氏出生于一个读书人家庭,“善琴书”,在白居易很小的时候,母亲亲自教他识字断文,吟诗作对,循循善诱,诲教不倦,关怀备至。这样白居易“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声韵”,最终成为唐代继李白、杜甫之后的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总之,这些“母亲教师”在教育儿子方面,于心理影响和品质熏陶上具有最直接、最有针对性、最有感染力的特点,因而能够取得最佳效果^[3](第 162 页)。

有学者作出这样的假设:女性从事教育,尤其是母亲执教,虽然也能系统教授知识,但更重要的还是情感教育贯穿于教育过程中,将爱渗透到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中。女性教育—母教—情感教育这一特征与唐代科举考试—崇重进士科—诗赋取士及唐代文学,尤其是诗歌的空前繁荣是否有某种深刻联系,很值得人们深入思考^[12](第 274 页)。

(二)唐代其他人士的母亲

这些母亲的儿子们虽然不是文学家及诗人,但他们仍然是在母亲的调教下,达到了封建时代的功成名就。据《温公家范》记载:“唐侍御史赵武孟,少好田猎,尝获肥鲜以遗母。母泣曰:‘汝不读书而田猎,如是,吾无望矣。’竟不食其膳。武孟感激勤学,遂博通经史,举进士,至美官。”^[11](第 199 页)有些母亲督促儿子读书,竟使用“苦肉计”。又:“太平节度使柳仲郢母韩氏,常粉苦参黄连,和以熊胆,以授诸子。每夜读书,使噙之以止睡。”^[11](第 199 页)《唐语林》描写了一位处处以儿子们的“学问成立”为奋斗目标的母亲:又:“李尚书景让少孤,母夫人性严明,居东都。诸子尚幼,家贫无资。训励诸子,言动以礼。时霖雨

久,宅墙夜隤,僮仆修筑,忽见一船槽,实之以钱。婢仆等来告,夫人戒之曰:‘吾闻不勤而获,犹为之灾;士君子所甚者,非常之得也。若天实以先君余庆悯及未亡人,当令诸孤学问成立,他日为俸钱入吾门,此未敢取。’乃令闭如故。其子景温、景庄皆进士擢第,并有重名,位至方镇。”^[13] (第412页)

有人说:在天上翱翔的雄鹰的妈妈,绝对不是小麻雀。还有人讲:一个自由的民族不可能由当奴隶的母亲生出。那么,我想说,一个时代母亲的素质也决定着这个时代的素质。唐代出现如此众多的诗人、文学家、有学问的官员,跟他们的母亲的教育一定有着必然的联系。

二、思想品德方面

正因为唐代女子所受的教育,不管是训蒙,还是四书五经,还是一些女学读物,比如当朝宋若华、宋若昭的《女论语》、陈邕妻郑氏的《女孝敬》、武则天的《列女传》、《孝女传》、《古今内范》、《内范要略》等,都深深地打上儒家文化的痕迹。这些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母亲们,无疑也是用儒家的文化在对她们的儿子进行教育。“包含在正统女教所鼎力宣扬的贞节观念和节烈行为中的克己忘我、坚忍不拔、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顾全整体、热爱祖国等品质和节操,集中昭示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在历史上每每被悬为激励全民族弘扬磅礴正气的表率。……至于维护纲常以死殉礼作为节烈观念的主流,更集中反映出传统文化中最为腐朽落后的糟粕。正统女教中蕴含的精华和糟粕都更为典型地折射和强化了中国传统文化内倾、群体、专制导向的特质,并通过母教对幼童熏习的特殊渠道世代相传凝聚,从正负两个方面有力地塑造着民族的灵魂。”^[1] (第576页)。

所谓唐代母亲对儿子进行的思想品德方面的教育,涉及人生的各个方面,举其要者,约有如下数端:

(一)忠孝观

古人将立德置于“三不朽”首位,而立德的内容主要是忠孝。在家能孝,于国则忠。孝要求子女尊敬长辈,尽反哺之情,极劬劳之恩;忠要求为官尽力,从政清廉。“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14] (第1页)要实现道德的高度自觉。

《吕氏春秋·孝行》中说:“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所以,唐代的母亲们在对幼儿进行教育时一定会按着这个根本做的。但是,不同于“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的一般孝道,而是有了更高的追求。

在《旧唐书·列传·文苑》有些诗人就是“事母以孝闻”。如王维:“事母崔氏以孝闻,与弟缙俱有俊才,博学多艺亦齐名,闺门友悌,多士推之。”^[15] (第5051页)又元德秀,“少孤贫,事母以孝闻。开元中,从乡赋,岁游京师,不忍离亲,每行则自负板舆,与母诣长安。登第后,母亡,庐于墓所,食无盐酪,藉无茵席,刺血画像写佛经。”^[15] (第5050页)

难怪金兰生在《格言联璧》说:“子之孝,不如率妇以为孝,妇能养亲者也,公孙得一孝妇,胜如得一孝子;妇之孝,不如导孙以为孝,孙能娱亲者也,祖父得一孝孙,又增一辈孝子。”^[14] (第795页)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当忠、孝只能择其一时,母亲往往让儿子选择忠。《温公家范》讲述这样的故事:“唐相李义甫专横,侍御史王义方欲奏弹之,先白其母曰:‘义方为御史,视奸臣不纠则不忠,纠之则身危而忧及于亲,为不孝。二者不能自决,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杀身以成子之名。汝能尽忠以事君,吾死不恨。’此非不爱其子,惟恐其子为善之不忠也。然则为人母者,非徒鞠育其身,使不罹水火,又当养其德,使不入于邪恶,乃可谓之慈矣。”^[11] (第205页)《旧唐书·列女传》中董昌龄母杨氏的故事也能说明问题:“昌龄,少孤,受训於母。……杨氏潜诫曰:逆顺之理,成败可知,汝宜图之。昌龄志未果,元济又署为郾城令,杨氏复诫曰:‘逆党欺天,无所不福。汝当速降,无以前败为虑,无以老母为念。汝当忠臣,吾虽没无恨矣。’昌龄泣谢曰:‘此皆老母之训。’”^[15] (第5138页)

在当时反对武则天称帝的人群中,有一名官员刘浚的夫人李氏,当刘浚因反对武周政权而“长流岭南,终于广州”时,“夫人携幼度岭,行哭徒跣,扶柁还乡。寒暑四年,江山万里,一朝至止,谁不嗟伏。”而且在还可以享受一些政治待遇的基础上,告诫其子曰:“用荫足免征役,不可辄趁身名。汝祖父忠贞,亡

身殉国,吾今食周粟,已愧明灵。汝傥事伪朝,如何拜扫。二子亲呈训诲,甘守乡园。神龙之初,中宗监国,诏书夜过,夫人夙兴,因率二子入都,修词诣阙。”她临终时说:“古有失行者耻见亡灵,所以用物覆面”,认为做武周臣民是奇耻大辱。这本身是与其丈夫拒绝对武则天劝进是一种思想的两种表现^[16](第 156 页)。

(二)廉洁不贪观

古人云:教子要有义方。莫贪意外之财。唐代崔玄玮母亲卢氏为后代母亲作出了榜样。崔玄玮曾任武后朝天官侍郎、文昌左丞,几次迁官后做到宰相。玄玮尊奉母亲教诫,以清廉谨慎为人称颂。母亲告诫儿子如下:“吾见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驭云:‘儿子从宦者,有人来云贫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闻资贷充足,衣马轻肥,此恶消息。’吾常重此言,以为确论。比见亲表中仕宦者,多将钱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悦,竟不问此物从何而来。必是禄俸余资,诚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与盗贼何别?纵无大咎,独不内愧于心?孟母不受鱼鲙之馈,盖为此也。汝今坐食禄俸,荣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虽日杀三牲之养,犹为不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忧。’特宜修身洁己,勿累吾此意也。”^[14](第 2893 页)

《朝野僉载》卷三中的李畬母的故事也说明了这个问题。“监察御史李畬母清素贞洁。畬请禄米送至宅,母遣量之,剩三石。问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概剩。’又问车脚几钱。又曰:‘御史例不还脚钱。’母怒,令还所剩米及脚钱。以责畬,畬乃追仓官科罪。诸御史皆有惭色。”^[17](第 33 页)

前面两个例子旨在说明母亲对儿子的训导。《旧唐书·列传·文苑上》孔绍安之孙若思的故事,就主要说明,儿子在母亲的教导下对不贪的付诸实践。“若思孤,母褚氏亲自教训,遂以学行知名。年少时,有人赍褚遂良书迹数卷以遗,若思唯受其一卷。其人曰:‘此书当今所重,价比黄金,何不总取?若思曰:‘若价比金宝,此为多矣。’更截去半以还之。明经举,累迁库部郎中。若思常谓人曰:‘仕至郎中足矣。’至是持一石止水,置于座右,以示有止足之意。”^[15](第 4984 页)

(三)为官公允观

唐代是个令每个中国人提气来精神的时代。一时涌现出唐太宗、武则天、唐明皇等著名皇帝,还有魏征和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名臣贤相^[18](第 12 页)。造就名臣贤相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母亲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

以郑善果母崔氏为例。郑善果仕隋为鲁邵太守,入唐为检校大理卿。善果治郡有时迁怒于人,其母崔氏哭泣绝食。善果跪于床前,不敢起来,于是崔氏对儿子说了如下的话:“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为汝家妇,获奉洒扫,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未尝问私,以身殉国,继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妇耳,有慈无威,使汝不知礼训,何可负荷忠臣之业乎?汝自童子袭茅土,汝今位至方岳,岂汝身致之邪?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心缘骄乐,惰于公政。内则坠尔家风,或失亡官爵,外则亏天下法以取罪戾,吾死日何面目见汝先君于地下乎?善果由是励己清廉,所莅咸有政绩。”^[19](第 128 页)以家风父范鞭策善果,要他制怒修身,勤于公事,清廉去私,声色俱厉,而爱心灼然。

《温公家范》讲述这样的故事:“李景让宦已达,发斑白,小有过,其母犹撻之。景让事之,终日常兢兢。及为浙西观察史,有左右都押牙迁景让意,景让杖之而毙。军中愤怒,将为变。母闻之。景让方视事,母出,坐厅事,立景让于庭下而责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国家刑法岂得以为汝喜怒之资,妄杀无辜之人乎?万一致一方不宁,岂惟上负朝廷,使垂老之母衔羞入地,何以见汝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将撻其背。将佐皆至,为之请。不许。将佐拜见泣,久乃释之。军中由是遂安。’”^[11](第 204 页)这是一名很有智慧的母亲。用惩罚儿子的方式,平息了一场动乱。我们在感知其慧的同时,也感知到了其严。

清人汪辉祖在《双节堂庸训》说:“家有严君,父母之谓也。自母偏于慈而严归于父矣。其实子与母最近,子之所为,母无不知,遇事训诲,母教尤易。若母为护短,父安能尽知,至少成习惯,父始惩之于后,必无及矣。谚云:‘严母出贤子,慈母多劣男。’又云‘打出的孝子,惯成的忤逆。’至言也。”^[14](第 38 页)此言极是。

总之,母亲训育儿女是唐代家学的特点之一。“昔孟母,择邻处。”而唐代的母亲们则在更高的层次上教育孩子。她们出身于士大夫家庭,有许多还是世家大族之后,传统的礼法门风和文化知识的学习熏陶,孕育了她们良好的文化素养,并使其能够担负起教育子女的重任^[8](第196页)。她们浮出历史的地表,使女性在中国教育史的作用得到了肯定。

[参 考 文 献]

- [1] 曹大为. 中国古代女子教育[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 [2] [德]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 陈汉才. 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 [4] 张霭堂. 颜之推全集译注[M]. 济南:齐鲁书社出版发行,2004.
- [5] 马林涛. 唐代女子家教浅析[J]. 齐鲁学刊,2000(5).
- [6] 傅永聚,马林涛. 论唐代的母训文化[J].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0,(1).
- [7] 陈文华. 唐女诗人集三种[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8] 宋大川. 唐代教育体制研究[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
- [9] 蔡 锋. 对中国古代女性文化教育知识内容的考察[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4,(8).
- [10] 周绍良.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11] 尹奎友. 中国古代家训四书[M].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
- [12] 李 浩. 唐代三大领域学士族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 [13] 王 说. 唐语林[M].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7.
- [14] 翟 博. 中国家训经典[M]. 海南:海南出版社,1993.
- [15] 刘 昉.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6] 牛致功. 刘浚夫妇怎样反对武则天称帝[A]. 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
- [17] 上海古籍出版社.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G].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18] 胡 戟. 专家导言[A]. 刘善龄,等. 大唐气象.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 [19] 何正平,王德明. 大唐新语译注[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涂文迁)

Mothers in Tang's Family Education: Function

GUO Haiwe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nxi, China)

Biography: GUO Haiwen (1966-), female,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majoring in female culture of Tang Dynasty.

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Tang Dynasty mothers to the family education wa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studies and moral character. It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dynasties because. the Tang Dynasty feminine learning quality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both of the feature of close and stodgy in the preceding period and the character of conservative and ossificative in the later period. The Tang Dynasty mothers were filled with intelligence, competence and firmness and abundant in wisdom, thoughtfulness, rigorousness and love.

Key words: Tang Dynasty; mother; family education function